

牙氏刊誤序

唐國子祭酒李涪撰

余嘗於學古問政之暇而究風俗之不正者或未造其理則病之於心爰自秦漢迄于近世凡曰乖盭豈可勝道哉前儒廣學

刊正固已多矣然尚多漏略頗
惑將來則書傳深旨莫測精微
而沿習舛儀得陳愚淺撰成五
十篇號曰刊誤雖欲自申專志
亦如路瑟以掇其譏也

一畢

刻李氏刊誤卷上

唐 國子祭酒 李 涪 撰

明 錢唐後學 胡文煥 校

二都不並建

予少讀歷代史每考沿習自夏殷迄于周齊未聞兩都並置東西牙處者夫殷之五遷蓋建國不安之為也竟都于亳底綏四方武王克殷為周成王卜洛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自是不復都豐鎬矣更于秦漢晉魏但處一都隋以奄宅區宇公私殷富恃此繁盛遂創兩都為巡幸不常用都為憩息之所泊乎

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槩每樂巡幸是時武后殺蕭妃
寃出宮室不安竟因登封遂成都洛武氏革唐為周
乃立武氏崇先廟於東都神龍初中宗反正遷崇先
於西京乃以其地為太廟欲使四海之知我唐復有
宗廟矣爾後中宗還京復饗太廟時朝廷多事不暇
議去東都權廟但闕而勿饗玄宗巡狩駐蹕復饗洛
廟是時君臣安於清泰曾不論及宗廟定制遂使後
人皆曰兩都不疑矣夫以出征則載遷廟之主亦有
所稟既言載主則郡國豈宜復有廟主耶今二都並
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則是

於人而不敬其神也以是而言毅然不移以朝萬國
不亦宜乎昔隋時有上言者一帝二都實非舊典遂
改為京始創之日已有譏者足顯二都之設可謂不
經高祖武德七年正月改東都為洛州是知稽古之
帝必考是非置郡罷都垂法後世貞觀四年詔發在
修洛陽乾元殿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陛下
頃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
歸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後則襲其雕麗每承德音
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
之積何用兩都之好昔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

日西駕豈不知地推中土貢賦所均但以形勢不如關內也太宗遂止玄素與學達識為魏文貞推重請罷修建是也兩都置宗廟不殊侍御史顏標上議東都宗廟天寶建中兩度賊陷東都神主散失之外臣據見在十一主並已瘞于兩陛之間向來遲疑未去東都之號者蓋以舊廟存焉則顏標所引原廟述漢失禮理亦至矣旋為巨寇焚蕪廟室悉成煨燼况乎城闕崩壞宮室丘墟廢之有時契于至理今請制為藩鎮以汝洛節度為名選師實兵以遏東夏

春秋仲月巡陵不合擊樹

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腐秋則芟薙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盛茂也芟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以二公之任隆位高度力展儀以已率眾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卽其義也近代選任稍輕不達舊禮將及陵關則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為不經又何甚也

禮儀使

九卿太常專掌禮樂累代沿習不更其名又春官氏主國之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寺有少卿博士禮部有

郎中員外慎選儒學達于典禮者足以咨訪大國儀範豈有闕文而代宗皇帝用顏真卿為禮儀史真卿博通典式曷不授太常卿禮部尚書而使掌國禮奈何禮儀以使為名則何異營田租庸者乎前使所無我唐有之必為後世之譏宜亟去其名也

開府儀同三司

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為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此三公皇唐用開府為散階令有拜太師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真秩者反以開府儀同三司為散階受之間莫此商較後代論者曰起自唐得不以乖舛為愧哉若以疇賞勳伐名數實繁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為盛

宰相不合受節察防御團練等使橐鞬拜禮

令代節度使帶平章者凡經藩鎮節察使必具橐鞬迎于道左未知禮出何代前史國典並無其文且國初州郡皆以都督敕使理之至景雲二年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自此始有節度之號景雲以後六典會要並無節度使觀察使戎服迎拜使相之禮若空有之則節度使降麻防禦使制下之日便

合具軍容詣中書謁謝在城既無此禮外府何為行之宰相位雖崇重猶與九品抗禮今則俱是將相豈可倨受戎容予常仰而思之乃悟其事必因元帥都統遂有是儀何者天寶逆胡建中叛臣既陷兩京兵連淮朔此際徵集師旅又假虜騎軍戎繁雜宜以位高威震者都統而制之哥舒翰郭子儀繼為元帥都統時諸道節使會兵討叛者必以軍禮導之而淮朔亦不以是為讓欲使軍中稟大將軍之命也爾後元和十一年裴度提相印充淮西節使兼淮西宣慰使言者鎮師旅十餘萬衆指揮節制憲宗悉委於度及

逋寇李朔統兵入蔡州屯兵鞠場以待度馬首具橐鞬度將避之懇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久矣懇令具戎服拜相國於堂下使吏民瞻覩敬畏生焉如此可不勞理矣度然之蔡邦遂清蔡人遂寧懇以度兼宣慰處置使宰相專征不異都統之重故具戎服以申拜敬且以禮示蔡民也爾後為藩鎮兼平章事者不謂我非元帥都統唯以宰相合當節度防禦等使橐鞬拜禮舛誤相承所宜改正

副大使

國朝大邦土有以親王或宰相遙領者則副大使知

節度事始於貞觀八年以蜀王恪遙領益州都督開元十五年兵部侍郎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如故親王宰相遙領自此始也自後率用為常本以大使在京則一軍之權以副大使主之今正授節度使且無遙領之名亦曰副大使知節度使藩方之選任莫重焉宜正其名以示楷則

都都統

辛丑歲大駕在蜀以巨寇未殄命中書令王鐸仗節鎮滑臺且統關東諸將收復京國時有論曰京西

言統者三四人慮不稟鐸之節制宜立其號曰都都統鐸兩朝丞相三陟台司名位顯著武將莫不望風願受其畫曷須都都方可統制自秦漢已降將相統戎蓋多無有都都統之號所引故事則曰先帝時俳優各恃恩寵願為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誼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為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職列既等不能相下上乃命李可及為都都知此則故事也然中令急於殄寇不以是為辱曷不曰諸軍西南行營都統制帥之號莫過於斯

上事拜廳

朝廷典式出於南宮予亦為尚書郎陪郎上事多矣是日儻者引上事官面北再拜余乃詰之曰曷再拜拜廳予曰非也此乃拜恩也蓋京城官署皆在大內之南故先面北再拜然後踐履官常儻者不達乃曰拜廳予嘗為河南少尹至上事日功曹吏張從玘曰請服羅巾吉衫予詢之則曰先拜恩後上事又衆官列位儻者曰面西再拜拜訖成上事之禮既事予以其有知獎而勉之吏曰非某所知某叔祖嘗為功曹吏時李相國珣為河南尹命功曹參軍示之曰先

恩後上事小人傳之及祖不敢廢闕予喜小吏好善將慕李公得禮故書之以示將來

墜角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床連上事官床坐於西隅謂之墜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為上差舛相承實乖禮敬曷不為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為儀墜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並無其文習俗因循莫近於理今請去墜角以釋衆疑

曾參不列四科

今人之論皆以孝者人之本也先聖重之不列四科所以曾參不列十哲之次愚謂不然夫德行之特者莫大孝焉是以夫子門人推重顏回及乎講則曾參侍坐是知聖人之旨二子莫有後先曾子不列四科者先述聖人一時列坐門人弟子耳豈是舍曾氏之大孝重宰我之言語蓋不在其席故不盡舉此如太宗文皇帝使王珪品藻李靖魏徵戴胄溫彥博房玄齡時則有若高士廉杜淹岑文本楊師道劉洎李大亮褚遂良才識豈在溫燕之下乎偶不在列故不備

將釋衆疑方今以喻

出土牛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為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即以綵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侍中僕射官號

宓義氏以龍名官神農氏以火黃帝以雲少昊氏以鳥自顓頊已降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為官禹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則以春夏秋冬配為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氣五行雲龍為號者皆上稟天時下達人事見聖人垂意未有不急於惠民者也後代不究深旨率爾命官僕射侍中尤為不可秦有侍中僕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職業侍中當西漢掌乘輿服御下至執器虎子之類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許掌御唾壺朝廷然之云侍中本丞相也五人

來往殿內奏事故曰侍中又僕射者

射音夜尤寡其義

在秦

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主射乃守門之夫在漢為武士在宮門則曰宮門僕射在永巷則曰永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今官監之首耳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又則天寵侍御者張景宗其官號曰控鶴監向五王末復唐德則控鶴亦占丞相之名也以是而言皆因權倖漸竊相權我唐分職設官必先舊典苟踵斯弊曷範將來今請遵周故事以司徒司空為正宰相或無勲德元臣則

宜暫虛其位兼置中書而不用

士大夫立私廟不合奏請

禮嫡士立二廟庶人祭於寢累代禮文不易斯義開元十二年勅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亦許祭二廟爾後禮令並無革易古者廟連於家家主之喪則殯于西階之上鄉人儻孔子朝服立于阼階又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禮典昭然近代顯居上位率多祭寢亦嘗發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詞則曰臣官階並及三品準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貌

申敬用展孝思豈於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蓋以

將同列戰先白有司既展哀榮宜遵典故原其奏請之因蓋立

廟不在其宗別於坊選吉地乃為府縣申奏或有官居顯重慎慮是宜營構之初亦自聞奏相習既久致

立廟須至聞奏

九寺皆為棘卿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天子懷來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近代唯大理得言棘卿下寺則否九卿皆樹棘木大理則於棘下訊鞫其罪所謂太司寇聽刑於棘木之下

京尹不合避御史

京尹皇都專理任莫重焉且以刑法財賦統而兼判御史之職糾繆繩愆本為避嫌不可私謁三司慎守遂絕經過今代京尹逢御史於路必避馬而敬之名分既乖曷為取則且秩五品不避御史比肩事主於理誠然則京尹委用之權豈輕於郎官國子博士者乎漢桓典傳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行者且止尚能記之豈漢制京尹避御史偶不載于正史耶乃知前史不書是無避馬之理必以刑賦為嫌止于不相過從而已然相值于路但以色勃而返可也

火

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已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為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今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即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為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為據是不知古政以鑽燧證之

座主當門生拜禮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

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之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
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
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
同宗座主宜為姪而反為叔言敘既畢拜禮得申予
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後造之
士以經術待聘獲采拔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
何恩于舉子今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自
海東之予嶺嶠之人皆與華族敘中表從使拜首而
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

非論

咸亨三年五月咸陽公主薨于房州公主高宗同母
妹也初適杜荷貞觀中坐太子承乾事伏誅公主再
行于薛瓘將成婚禮太宗使卜之卜人日兩火俱食
始則同榮末亦同悴若晝日行合鬻之禮則終吉馬
周以違禮亂常不可用也太宗從之而後瓘為房刺
公主隨焉偕沒於任雙柩而還蘇冕書之曰卜驗矣
余曰違禮而行亂也雙柩而還常也若云卜驗則是
禮可廢而卜可遵豈曰守正依經之道哉



氏刊詩卷上

一八〇

一三

新刻李氏刊誤卷下

唐 國子祭酒 李 涪 撰

明 錢唐後學 胡文煥 校

封爵

周制五等爵以封諸侯以其有功加地進律以是所封之國固定非處一方近者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所以疇庸進爵有違王度竊以蕭何封鄼侯蕭之得姓不在於鄼曹參封平陽侯曹之得姓不在平陽國朝房玄齡封梁公房之得姓不在於梁杜如晦封萊公杜之得姓不在於萊古典悉然不可悉數其誤

也始于幸蜀之年中書主者不閑舊制故也

祈雨

庚子歲夏旱禾黍不逾尺京城米粟日增其價一日
達彼九重天子下詔宰臣禱祀所宜承命不過一二
日虔誠于郊廟乃下太常擇日太卜署狀宜用來月
六日癸亥至是旱苗悉為枯萎矣

發救丘

夫請濟師者是兵力危殆求之速也不逾一兩日發
之足以應其急也主帥問其來由命軍師曰為擇
以遂其期翌日師從命曰以後日戊午吉及乎師

至軍壘已陷

進獻奇零

戊戌歲閱報狀見潤州節度進應天節白金二千兩
百五十七兩臣下獻壽國有常儀少曷不曰二千兩
多曷不曰三千兩奇零微鮮無異償債豈臣子之禮
哉

起居

今代謁見尊崇皆謹祇候起居起居者動止理固不
乖近者復云謹祇候起居其官其義何在相承斯誤
曾不經心

佳禮

吉凶賓軍嘉是為五禮婚姻屬之嘉嘉者善也今代每言婚姻則曰佳期者美也婚姻之重所宜依經若用為佳實傷古義

鷺

夫展禮之夕壻執鴈入奠執贄之義也又以鴈是隨陽之禽隨夫所適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鷺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雁鷺鷺亦雁之屬也其有重於嗣續切於成禮者乃以厚價致之既而獲則曰已有鷺矣何以鴈為是以雁為使代鷺為禮鴈為長

除帳物典故將廢何不正之

拜客

婚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卽通謂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覲婦容豈其宜哉

拜四

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予輒詳之婦初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祭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因為疑又婦拜夫家長老長老答之則

又再拜卽其事也士林威儀豈可做諸下俚耶謁拜姑章宜修典故再申插地周禮婦拜插地其儀可觀

婦謁姑不宜表以絹囊

投刺始于雋不疑冠進賢冠帶錡具劔上謁暴勝之上謁如今之投刺也爾後凡言謁見必先以此道其姓名行于婦人卽未知其所自然亦不失於禮敬其有違舅姑在于他國者因節序推遷亦以名紙遠申參奉之儀近代皆以絹囊緘之有同尺牘重封也至於婦來面謁舅姑合申投刺之禮豈宜亦以彩帛表之卑敬有乖所宜削去

樂論

貞觀十七年太宗文皇帝與太常少卿祖孝孫論樂太宗曰治政善惡豈此之因御史大夫杜淹曰陳之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為伴侶行路難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自於樂帝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悅在人非因樂也今玉樹伴侶其聲具存今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予曰聖君有所未悟耳禮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斯曲者陳隋二主之所作也二主荒

淫自娛不知將亡之音形於曲折矣是知休徵咎徵皆見其兆豈止于歌樂也哉如文皇君人之道與舜禹比隆耆幼欣欣得其所也雖聞桑間濮上如聞韶濩之音何後庭花伴侶行能感其心哉哀也樂也繫于時君詩不云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斯之謂也

釋怪

李商隱為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猶龍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為稽首正覺吾師吾師素

生于周為柱下史司馬遷史記與韓非同傳曰老子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故作老子韓非同傳此則老子行藏之道盡于是矣既正史不言老子適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為取信孔宣父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卒當周敬王也聖自天資而能廣學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仲尼師之師之之道謂聖人學無常師主善為師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非謂幼而師之如堯舜文王周公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李耳同德也

義而相師友是也。孟軻論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言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論仲尼則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乃所願學史遷直筆述乎聖德，以遺後人。爾來一千祀，歷諸百王，行其道者，夷夏寧違其教者。君臣亂竺乾者，經史無聞。佛書自言生於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傅毅對徵於周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聃師竺乾出于何典。近世尚綺靡鄙稽古而商隱詞藻奇麗，為一時之窳所著尺題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毫

美善。唯逞章句，因以知夫為錦者，織巧萬狀，光輝曜目，信其美矣。首出百工，唯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

昭穆

按禮記：昭，明也；穆，美也。蓋光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至晉武帝以其父名昭，改為韶音。歷代已遠，豈宜為晉氏之諱而行於我唐哉。今請復為昭穆。

洛隨

漢以火德有天下，後漢都洛陽，字旁有水，以水剋火。

李氏刊記卷下
故就佳隨以魏周齊不違寧處文帝惡之遂去走單
書隨字故今洛字有水有佳隨字有走無走夫文字
者致理之本豈以漢隨兩朝不經之忌而可法哉今
宜依古文去佳書走

僅甥倚繆廐薦

近歲精用文字者反以僅為遠近之近僅者纔也纔
以身免纔得中第爾雅云謂我舅者曰甥近者皆去
男空書生字不原聖人之旨徒欲異于經文旁者旁
求諸野菊求儒雅皆是本字近日皆以菊為傍始傳
音生近逼文史繆者與實爽曰繆又繩愆糾繆又

繆純繆近者凡書繆字悉皆從言遂使純繆廢
而不用又五十年來馬廐字皆書廐字廐字從爰既
字從无經史中且無此廐字爰者戈戟之類馬亦武
事故曰廐庫是以廐字從爰若從无即失武事之義
薦字經史並從甘不單書廐音解多此而不悟曷曰
文人

奉陵

奉陵內官內人固有舊制某自省事六十年來常見
報狀云內官某以其過奉陵內人亦時有之伏見士
大夫每選兒孫主守塋域必以謹良寡過者處之夫

事生尚擇其人奉先尤宜盡敬且禮云父母愛一人
馬子愛一人焉自衣服飲食此無敢視父母所愛聖
人垂教誠可企及今以罰過配陵寔乖嚴奉之禮其
奉陵丙官伏請遵行舊制不用有過之人

宰相合與百官抗禮

宰相權重位尊夷夏瞻敬然與九品抗禮古今謂會
昌已前不易斯制成通已後每謁見丞相必先言中
外申拜首乃盡具臣之儀韋庶人保衡為相既曰外
進且非公望當時崇秩宿德競造其門拉跡排肩皆
被傲然當其拜禮韋於中書命酒執爵揖讓之際師
併尚書一時下拜自後羣官謁相府罕有不言中外
曲中畢敬者昔汲黯不拜大將軍有揖客為重豈不
信哉

切韻

自周隋已降師資道廢既號傳授遂憑精音切韻始
於後魏校書令李洛撰聲韻十卷游夏庾詠撰四聲
韻略十二卷撰集非一不可具載至陸法言採諸家
纂述而為已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
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為時人之所急後代
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已

後乃為要切之具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上聲為去
去聲為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為兩韻且國家誠未得
術又於聲律求人一何乖闊然有司以一詩一賦而
定舌臧音匪本音韻非中律於此考覈以定去留以
是法言之為行于當代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
崇為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勳為切去聲以送種
非韻以送衆為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為切又
恨怨之恨則在入聲恨戾之恨則在上聲又言辯之
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又舅甥之舅則在
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又皓白之皓則在上聲

之辨則在去聲又以恐字若字俱去聲令士君子
於上聲呼恨去聲呼恐得不為有知之所笑乎又舊
書曰嘉謀嘉猷法言曰嘉予嘉猷詩曰載沉載浮法
言曰載沉載浮伏予夫吳民之言如病瘖風而噤每
啓其口則語淚嗚咄隨聲下筆竟不自悟凡中華音
切莫過東都蓋居天地之中稟氣特正予嘗以其音
證之必大哂而異焉且國風杖杜篇云有杖其杜其
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又雅大東
篇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則
不切聲律足為驗矣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詩頌

李氏刊謬卷下
以聲韻流靡貴其易熟人口能遵古韻足以詠歌如
法言之非疑其怪矣予今別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
重輕以符古義理盡於此豈無知音其間乖舛既多
載述難盡申之後序尚愧周詳

祭物先

禮云爪祭上環又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
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此則祭物之
先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敬之今代尚崇
佛氏謂之衆生士子儒人宜遵典教

吊于危

夫為弔者主人當踴弔者跪以手承主人而發弔詞
其有主人官高弔者位卑不敢手及尊者但跪而起
起而致詞禮也今代不循其義皆先一拜謂之跪禮
至有輕服主人無踴容亦先申一拜豈曰經心於展
禮乎

短啓短疏

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啓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
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
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絨之
貴易于隱藏前進士崔旭累世藏鍾王書即有羲之

啓事一帖折紙尚存蓋事出一時沿習不改我唐賢
儒接武壞法必修晉宋權機焉可行於聖代今啓事
弔疏皆同當代書題削去短封以絕舛謬

七曜曆

賈相國耽撰日月五星行曆推擇吉凶無不差繆夫
日星行度遲速不常謹按長曆太陽與水星一年一
周天今賈公言一星直一日則是唐堯聖曆甘氏星
皆無準憑何所取則是知賈公之作過于率爾復有
溺於陰陽曲言其理者日此是七曜日直非干五星
常度所言既有遲速焉可七日之內能致一周賈公
好可而不悟其怪妄也遂致高駢慕一公之作誑惑
愚淺往往神之

廢焚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云重人而賤畜也
其下曰不問馬是門弟子歎重夫子之言或有論者
曰傷人乎否問馬言先問人後問馬且焚廢退朝而
問曰傷人乎又問傷馬乎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
本以不問馬唯問人弟子慕聖人推心足以垂範又
傷人乎即是問之之辭

臘日非節

夫節者因天地四時也而為之節非人事推移而能變之禮云膾也歲十二月膾得禽獸為祭百神以相其功夫火德之君以子祖戊膾土德之君以丑祖辰膾各繫五運盛衰推而用之非稟天地四氣是知膾月為節則乖本義今代凡造作百物必取膾日欲其無壞腐之弊也但取膾月中合作自無朽蠹若須膾日豈謂達于事耶

繕完葺牆

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未之見也子產壞客館之垣以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繕完葺牆以備賓客若皆毀之何以供命子謂垣壞葺之而已今云繕牆豈古人於文理如此不達耶所疑字誤遂有繁文子輒究其義是繕字葺牆以待賓客此則本書字誤為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為比况上文云高其閭闔厚其垣牆又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館宮室如此足以待賓客豈徒葺牆而可以崇大諸侯之館哉

論醫

夫醫切脉指下能知生死者非天受其性則因積學而致然始或著能末而寡効論者以始能命通也未

經數窮也予曰不然其初屢中喜於積財記憶未衰
軫理方銳及其久也筋力已疲志怠心勞獲効遂鮮
則始能末繆於斯見矣若以數之通塞豈曰知理哉

舅姑服

子夏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
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素練衣
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練謂其尚在喪制
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禮女子在家以
父為天婦人無二天則婦之為舅姑不服齊衰三年
著矣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

至女子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
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垂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
李岩議曰謹按大唐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為舅姑及
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周蓋以婦之道以
專一不得自達必繫于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
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已適人為父母何以周也
婦人不二斬也婦人從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
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
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

亂寢以成俗伏以開元禮玄宗所修上纂累聖苟求禮經其道昭明其文彰著藏之秘府垂之無窮布在有司頒行天下率土之內固宜遵行有違斯文命曰敗法亂紀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此李峤之論可謂正矣凡居士列得不守之

杖周議

準禮父在為母為所生母父為嫡子夫為妻皆杖周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史二百六十年並不易斯議未聞為兄弟杖者自亂離以後武臣為兄弟始行杖周之禮是實佐不能以禮正之致其謬誤也

三乾寧三年九月行弔于名士之家觀其弟為兄請門人知舊無有言其乖禮者實慮日久寢以為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於服式之中慎而行之

祭節拜戟

禮曰君有賜則拜而受之賜莫重於九錫衣服朱戶納陛乘輿樂縣虎賁弓矢鈇鉞鉅鬯徧詳禮文未有拜衣服虎賁者也是物也故不宜拜若拜朱戶渠門宜謂之神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戟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近代受節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即古之諸侯也

在地則施于衙門雖罷守藩閫有爵位崇高亦許列於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諲立戟有司載戟及門諲方慘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為有識者所嗤則知辱君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乖於禮

客卿

按史記春秋之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既適列國為客卿乃得陳王霸之道如孟軻在齊樂毅在燕趙西漢鄒陽在梁伍被在吳亦行斯道爾後辯說絕但不復客卿耳自中和已後藩鎮道賓者名曰客卿豈則客之徒時有斯號近者名人朝士不免繼之訛謬相承莫不因此恐誤來者故書之以示兒孫

參謀

秦漢之職在賓幕中籌畫戎機非多學深識者莫居是選自亂離已後每居藩翰必以陰陽伎術者處之仍居將校之末宜重而輕誠可惜也設有文人仗節統戎舉辟名士立于管記支使之間以正其名不亦善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